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六千三百六十七 集部

道園學古錄卷四十 歸田藁十四

元 虞集 撰

題跋

跋劉資深墨庄後

清江劉氏墨庄之說具在方策著乎當時傳之後世學士大夫喜稱道之及新安朱子為静春氏作墨庄記始有以啓學問之大原以達其期望之先志臨川吳子為

公非氏之八世孫自得兄弟作壘庄後記以農喻士因田之有上中下以喻學之品級以終朱子之言焉其所以為壘庄者富矣而自得又欲集識其後集復何所言哉然得王良為之御而車弗駕也終不能以適遠扁鵲為之醫而藥弗飲焉終不足以已疾先世之言二公之記紬繹而服力焉可也請因田而申言之壘庄之興至于今三百年不待代易而耕矣高曽至于雲礽世守之知夫地利之宜熟矣浚之以忠厚之源潤之以詩書之

澤其歲有所穫者匪今斯今矣二公猶田官然示之以耒耜之利者朱子之言也别之以嘉穀稊稗之分者吳子之言也善為田者將為嘉穀乎將為稊稗乎勉於耒耜之利乎將不勉乎吾知其子孫之從事於斯莊也菑焉播焉其有獲也必矣必也如二公之説得嘉穀而種之則其為實可以衣被生民非止一身一家之利而已

題吳先生真樂堂記後

樂發於情者也有中節不中節之分而無真偽之辨葢

雖不中節之樂亦由其情之所感自以為樂而不待於偽為也惟君子以理命氣則其樂也無妄乃可謂之真矣讀吳先生為劉天爵作真樂堂記慨先生之不見感其言之如新故書其後而歸諸天爵云

跋艾聖傳三絶碑後

集歸耕臨川山中道至城府問故家舊族於郡人聞艾氏最久遠顧見其子孫而徵世德旦日道孫來謁見故宋郡守徐公霖所題如松甫墓銘後已著其五世矣天

歷已已故翰林學士吴公所題則八世九世矣何其盛哉明日往謁之道孫以集升其所謂中和之堂見其五子十孫二曽孫皆循循有禮度其居中郡前覽夷遠後據崇岡在昔李宋顯官貴人邸第相望今無存者而艾氏之居則曽子宣故宅也郡人推以為最勝處以時考之紹興艾氏以舉鄉貢在此則去子宣葢無幾時也道孫又言昔東偏樓藏書萬卷内附後多遺失而子孫不敢忘學也嗚呼此又善保其世德者乎鄙薄之夫驟起

倏仆者觀乎此亦有所感發已夫

跋程文憲公遺墨詩集

楚國文憲公早年以功臣子入見即受世祖皇帝知遇歷踐文字風憲淸要之任時游廟堂裨贊國論起家東南者未能或之先也故宋之將亡士習卑陋以時文相尚病其陳腐則以奇險相高江西尤甚識者病之初内附時公之在朝以平易正大振文風作士氣變險恠爲青天白日之舒徐易腐爛爲名山大川之浩蕩今代古

文之盛實自公倡之公既去世而使吾黨小子得以淺學末技濫奏於空乏之餘殆不勝其媿也歸來山中猶未得盡見其家集公孫之來尉崇仁也乃得公持節武昌時行部近縣親書五十日所為詩八十九首伏而讀之至于再三不忍去手見其冲澹悠遠平易近民古人作者之風其可及哉而公之為政不大聲色以為厲而嚴重崇高隠然泰山巖巖之勢又豈硜硜悻悻者之所為哉相望纔三四十年而風聲氣習邈乎遼絶敦厚之

風猶可繼耶敬書其後而歸之

書范左司事後

按胡公之貶在紹興十八年范公之請祠相去時不遠其父猶在至二十二年則范公丁父憂蓋不獨為其母以身許人也其行述秦檜有舜文但領取侍從去何用兩言之語而行述乃書除兼給事中兼權樞密副使則是既以從官登二府矣檜何以有此言也當時文臣少除樞密副使又不知左司便可兼給事中否檢正稱三

省亦所未曉揭公史官也必有所考集未之知也

題沃呼氏世譜

集嘗待罪著廷勲臣諸侯王世家未嘗不得覽焉順德忠獻王社稷大臣勲業尤著又嘗親見而執筆記載其事其族系則未之知也其族孫錫哩布哈舉進士高科有斯文之好其仕於江右始得見其世譜如此古者衆建諸侯各有其國傳之子孫則有大小宗以聯絡其族有采地以食之疏弱者葢鮮矣忠獻以王爵食順德實

未始去朝廷父子相繼出鎮中外倚重未嘗就國而即安是以一從之孫已有困之之嘆然而物不能兩大譬之木然本固而封厚者其枝之暢達或在於彼或在於此豈有常乎國家興王之初以幾畧著功及夫危難之間身任社稷之寄承平之餘天下無事則以文學政事顯著而繼之固其宜哉

跋雙井黄氏家譜後

豫章黄氏自金華來其族分居豐城之宛岡分寧之雙

井雙井之子孫衆多又分居筠之上高宜春之萬載萬
載之族有太史文節公之從昆弟户部郎中諱叔豹氏
之七世孫曰德榮者持其譜相示集受而觀之見其終
宋之世登進士第者相望殆數十人衣冠文獻歷歷可
數求諸郡乘莫或過之集嘗見太史公家書言馬鞍山
事曰冲和偶在此一支葢古之君子槩觀其本初則一
人之身所分也是以宗族之間有盛大者不啻已有之
忠厚之至也而豫章集中諸父昆弟子孫名字行業多

可考見而太史公之孝友清節百世之士也其能保族於久遠也宜哉德榮思先世之盛而不敢輕其身惟其所在以奉承其詩書之澤江海之流始於涓涓松柏千仞起於毫末德榮其毋自卑而慎之哉

跋曹氏通濟倉記後

前代士大夫忠信而篤實於已之所當為分之所得為力之所可為知之所及無不盡其心焉非必有所為而為之者也仕有世禄民有積業以其有餘分諸親戚隣

里之不及亦天理人心之常而仁人君子之事也葢自
分田制禄之法久不如古大夫士之家農工商隸兼并
無藝而私財不均始相懸絶於是君子又因時宜而推
其惻隱之心以行均齊之道以救一時之急如朱文公
社倉之類是巳臨川之宜黄曹工部家簪纓華遠鄉里
稱之縉紳道之二百年來門户弗墜故翰林學士吳公
序其家世甚詳葢可以傳信矣又從其家外孫李本得
見其出粟米濟鄉里之實事舉族同心慮事周悉葢有

前所謂無所為而為之者不見其有要譽於鄉黨隣里之意慨思前代之君子其不可及也如此夫或曰子孫之綿遠殆食其報理則固然而非君子之所計也已近時偶有水旱之變朝廷不愛一官之冗以勸分於富室或者又有虛濫以為欺速報以自衒吾儕小人朝不謀夕將無過於淺乎

跋曾氏世譜後

南豐曾氏之族其在金溪者以故宋南安守仕于國朝

僉福建閩海提刑按察司事以奉議大夫致仕諱沖子
之孫元默命其子衍以南豐金谿曾氏世譜示集受而
讀之作而歎曰善夫文昭公元豐七年所為族譜敘也
文昭之言曰家傳舊世系以為溫彥博高士廉所撰而
有不敢信者經唐末五代之亂又有不可考者自其身
追尋先集之遺至其鄉石記鐘銘之屬得其六世之名
諱猶有不能盡知者蓋慎之至也曾氏一門若文定文
肅文昭一時文獻之懿度越今古文肅貴為丞相自可

以見其源本之深固而足以知其流裔長久盛大矣世之人曾不知古人之意妄引名族賢者而自附焉覬以自表而不知誣祖之罪其為不孝甚大而其官爵年代參錯舛誤徒貽識者之笑歎是故若文昭之志其族譜所以為君子之道而後世之所當師法者也且夫子孫既多支分派别而服盡而親盡而譜有不能及者遂至如塗之人士大夫家著譜者嘗病之而文肅公之言又曰後之續此書者世緒既遠並載則不勝書彼此各書

則可以互見此良法也此小宗附於大宗之微意也士
大夫家作譜者之所當知者也曾氏自南豐而金谿三
百年間人門並著譜無遺闕而按察公兄弟三人在故
宋時並踐華要推恩先世至於師保南豐三君子以來
金谿又其一興也集嘗觀於臨川之乘自宋初有黃門
樂侍郎晏元獻公王荆公之家樂之子孫尚多晏亦有
之而王氏之後分居金陵其後人特少南城既自為郡
南豐又別為州其居金谿者復為臨川之大族何其盛

哉集嘗待罪國史歷觀國家貴戚勲臣世系承詔撰經世大典必移文其家按其文字石刻與簡册不謬又詢其子孫至於故老而後謹書之正恐他日有温髙之致疑於後世乃若前朝之故家遺族僅存於今時者集亦嘗得見其人見其譜而讀之其不勝感慨者多矣若曾氏者其可感也夫其可敬也夫

跋劉壘庄世譜後

故宋臨川世家莫如樂侍郎晏王二丞相家最貴重南

渡後如橘園李侍郎青田陸先生及崇仁羅春伯樞密月湖何同叔尚書梅亭李公父中書皆著姓而有道德行藝文學政事卓卓有述者及他郎官卿監以下尚多有之內附國朝將七十年喬木故家或著或微其譜或存或否要必有賢者出而後有以亢其宗而興之也其自外來寓者則有桐木韓氏子孫近得見譜於郡城俯仰今昔伊可懷也墨庄劉氏自清江來金溪遂為其邑之望諸孫叔熈能以垂三百年之家世及其文學交游

之懿輯為三臣編何其倫哉噫詩書清門有能世其學者則可以有譽於天下而貽永於後來矣

題先丞相褰屋親帖

右先丞相雍國忠肅公五月十日褰屋劄子真蹟當是故宋乾道七年在相位時與洪公遵之書也按家傳是年五月丁亥後殿進呈文字次上曰洪遵近日職事甚留意公奏云遵言建康褰屋間有木植小者若欲覆瓦須當抽換臣昨因問李澤乃知蕪湖當塗兩寨木植甚

小不能勝氐此皆太平甞下縣也故遵以為言上曰遵
朴實不欺如此適有中使自海上還言馬司人至新寨
無不歡喜皆云官家愛惜士卒它日調發止過一水便
可接戰免得臨時道途之勞公奏士卒却知陛下聖意
朝臣喜為紛紛之論者聞此能無愧乎上曰然劄子中
有紛紛之説正與此同故知此帖與洪公無疑丁亥正
其時也阜陵無一念不在復其先業丞相左右之雖微
細經畫内外之志相通如此尺素流傳人間而家秉所

載腦合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後百六十九年豫章甘璋
伯昂以其家藏此帖示集集謹考其事而書之曽孫集
謹書

跋朱文公先生與黄商伯書後

按此書當是先生守漳州時與南康黄君灝之書也淳
熈十七年庚戌四月先生至漳州所謂至前申省自劾
未囘者當是去年十一月改知漳州之初文字也十月
地震并以足疾不能赴錫宴自劾求去又明年始去州

商伯與先生論學如陰陽五行仁義禮智物格知至心喪等書具見先生所畣書先生嘗有書與商伯云所論讀易之説真無欲之説皆平正精切非一槩悠悠之論且年亦過中而更閲世故又巳多矣乃能切切用力於此愈於年少新學之為者是可尚巳學者凋喪古道澗希所謂平正精切之學歷練世變而用力尤切者讀之竦然至元五年三月某日後學虞集題于臨川城中僧舍

跋吳先生新登譙樓詩後

至順壬申十有一月郡新作譙樓部使者郡監若守請先生觀焉先是先生以第三子京教授郡學來就養焉登樓後賦此遂出城竟歸其鄉焉嗚呼先生此詩之作至於此有不得而自已者矣昔者曾子著大學之書言修己治人之道而中庸之書則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者也後千有餘年程子曰周公殁聖人之道不行孟子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

千載無真儒嗚呼此豈有幾微倍謬疑惑於其間者乎陸先生王丞相寥乎天地之間氣卓乎千載之豪傑殆非臨川山水所得而私者也然而臨川有如是之父兄君子也豈他郡之所可望哉吳先生微疢之言葢有慨於先哲之所深憂者矣明年六月先生卒嗚呼此集之所謂至於此而不得自已於言者乎先生之門人袁明善求集書此因識其後云至元己卯七月既望虞集書

重書黃子中澄陂堂記後

君子之所以大過於常人者以其有量也所謂量者容納萬事而不以為襍酬酢萬變而不以為勞世不見知而不為之慍時見用而不為之厭富貴利達貧賤憂戚無一足以動其心而區區簞食豆羹蜂蠆之螫破釜之失而愀焉以動執焉而不化者又豈足以語此哉是故斗升釜鍾之分瓶甒甕盎之盛一受形而不可易器之物也而人也稟天地之粹精而最靈豈無擴充之道哉是以昔之言量者喻之以江海而不足必準之以天地

焉嗟夫常人而望賢人賢人而望聖人豈易至哉然而其得於天者無不同也而心之限量虛明廣大亦無不同也則君子之所自進也蓋必有其道矣故又有言曰識進則量進量之狹劣由識之不明也識不明而謂之量者漠然於事物之應無町畦無畔岸而已矣是故又有言曰考索而得之者多窒明睿所照則廓然而大公明睿所照識之至也是以求諸聖賢之遺言涵養省察而自靖焉有以擴其心之所之則庶幾矣宜春黃氏之

先以澄陂名其堂余嘗為記之其子盅子中自其少時受學於臨川先生之門葢有聞焉於是又欲余廣澄陂之義故為之言如此乃作而歎曰昔漢東都世運否塞大往小來陽微陰盛大夫君子不勝其忿起而救之名節相先九死而不悔介特而嚴固猶懼小人之不勝也而叔度獨有汪汪之量為世所咨嘆至以顔子目之當時諸賢信之不以為過後之論者傳之不以為非而畧無一事之迹可以推見於史册其為人也何其高逺深

徵也哉昔者顔子簞食豆羮不給於陋巷而夫子語以四代禮樂孟子曰禹稷顔回同道此豈以其迹而論者乎惜夫叔度之生也後不得見夫子而親炙之以就其所至而論定於孔門焉嗟夫子謂回也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觀乎叔度澄不清而撓不濁也誠有如愚之意焉然而顔子之所發當時同門之士固有未盡知之者况於千載之下吾黨小子乎由此觀之叔度之所以為量其有所不可知也夫其有

所不可及也夫而其可知者孔子之於顏子始終以好學歸之學者學為聖人者也周子曰學顏子之學過則聖及則賢不及亦不失於令名子中以所聞於臨川者而盡心焉澄陂在其中矣

書先世手澤後

崇仁陳氏所藏我先大父知郡開國尚書郡侯手書九幅其一與主簿公其八與主簿之子校勘公先君國史參政郡公手書三幅皆與校勘公者也校勘公之子得

仁命其子宗簪裴為一卷而命集識之集謹考家乘故
宋嘉熈已亥之歳我王姑歸于陳氏為安撫公之夫人
有二子湖南節推同祖江西運屬懐祖也而主簿公則
安撫公之親弟也夫人以歸陳之明年以郊恩封安人
淳祐二年壬寅以漁墅陞正郎封宜人九年已酉安撫
公没寳祐四年丙辰尚書公解永州郡組將適臨安道
過臨川宜人率其二子迎伯舅至崇仁因得項氏故居
于邑南門之外留居焉而吾家之居崇仁自此始尚書

公居此二年有沿海制条之命適行都景定元年庚申
國朝大兵臨鄂渚江南震懼世祖皇帝入登大位兵還
江上稍安是歳尚書公去官來崇仁十月宜人以疾終
而運屬先一年殁矣明年尚書適行都又明年癸亥有
連州之命歳甲子咸淳改元之連山道過崇仁小留於
寓宅秋暑之書是其時也其八書則連州所遺書中云
請校勘公之女暫奉運屬香火權宜以慰存殁之情云
耳校勘公女後歸中書李公諸孫而宗蕃之仲弟宗紀

為運屬之孫矣其欲為校勘致一官者深知校勘公之材器可用於世也其曰思梅先生則得仁之本生父也當是時思梅猶未登乙丑進士第而名譽已著於時矣其曰蓮塘之居即所得項氏宅也其相託以俸餘經營者亦可以見財用之入無不可對人言而親戚之忠厚相信也二年乙丑尚書公薨于連先參政護喪還葬吴郡其三書皆自吴中作也先宋既亡先參政歸自海上力不足以適吴以至元甲申之歲復至宗仁猶與節推

校勘居今五十三年矣二公與先公先後去世已久虞氏今五世陳氏有六世孫矣集雖無所肖似徒保遺書以與得仁相從於澹泊之鄉百年之好庶幾無斁後之子孫尚有攷於斯文哉

跋柳誠懸墨蹟

余幼年來崇仁得柳誠懸所書嵇叔夜絶交書石本云是中書梅亭李公攜歸蜀物是時余未識柳公筆法亦不知此石鐫勒之精否摹搨之工拙也後官成均與鄆

人曹彥禮先生同館見其所藏柳公易賦靈寶經真蹟非惟筆精墨妙嚴勁縝密神采飛動至于界畫粘綴硬黃擣練各極其工之精者矣留几格臨玩僅半歲博古好雅者以重金購諸曹氏後雖數見不能久矣歸田以來百慮消盡時憶故物了然心目之間則亦不可謂全無累於塵影者矣而諶致榮乃得絕交書墨跡與石本並卷亦云是李公蜀物也而余目障成痼略不能辨波磔點畫於茫渺之際傳曰盲者無以與乎五色之觀雖

有至寶邈然不知深為悵惘書其後而歸之

跋山谷書蕭濟夫墓志後

古之君子其擇交也尚德生而與之游也無愧色歿而為之言也無愧辭其山谷先生與蕭君濟父之謂歟故其所為文章翰墨若有鬼神陰相之是以好事者雖復巧取旋亦流轉垂三十年終為其諸孫昶所得和氏之璧不毀於秦庭鏌鋣之劍終歸於延津物理固宜然也噫蕭君之德黄公之文學士大夫傳而誦之久矣故不

待於盡見其真蹟而一筆一墨出於先賢之手先世之遺在子孫當藏之在他人不必固獲也然能善摹而廣之亦足以少厭好事者之心乎

跋吳廉使可堂說後

路提學著廉使吳公可堂之說凡經傳論可不可者捃拾幾無餘焉客有持以示僕者昔在延祐中集竊學者之禄於成均僦居京城與公同巷其舍相去甚邇親見公之事其太夫人也是時公尚貧甘旨新異之味無日

不具其夫人親飪以饋太夫人未食公不敢出也諸孫幼太夫人甚愛之每輟食以飼每食率先具豐膳使足徧賜而有餘隨以精饌進太夫人必悅而飽焉退而食於私室太夫人使察之見其甘食謂若與已饌無二者甚安以喜不知其實蔬糲也舉家長幼安行以為常是時集先妣已去世先公在江南旦暮適公館見其為養如此未嘗不刻心感嘆也夫事親之道安有過哉孝如曾子孟子猶曰可而已吾見公之為養者如此而歎然

猶若自以為有未能盡者也此吾知可堂之可之實之一也公後連典東南數大郡兩拜行省叅政以廉明數持憲節福祿未艾而其子方以時材為顯官于朝公之敭歷中外能左右之使無顧慮云噫天之報孝子也若是乎

題李肩吾字通序

李君肩吾在魏文靖公之門有師友之道焉是以公序其字通取其自隸楷而是正於六書又進之以學使極

變化而通神明者魏公書後題字則集之從祖父戶部府君而魏公之壻也魏公歷靖州七年先戶部從之學故亦與肩吾友善多所講明也今隸楷之法亦且寂寥又能錄其文與六書合誠切用矣自叔重所錄以來二徐之言詳矣至戴侗氏六書故盛行于世凡為六書之說頗為要論惜乎魏公及先戶部與肩吾皆不及見之也豫章龔觀學篆字得李氏字通而善之將刻梓以貽諸好事集以為必盡載魏公虞公之言而後可以成李

氏之美蓋前輩序言皆有關係非若近世妄求妄與以徇人情而已者也

跋宋高宗親札賜岳飛

大元故翰林承旨魏國公謚文敏趙公孟頫懷古之詩曰南渡君臣輕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集承之國史嘗讀其詩而悲之以為當時遺臣志士區區海隅猶不忘其君父何敢有輕之之心也哉今見思陵賜岳飛親札則其奏功郾城時所被受者觀親札所謂楊沂中劉錡

立功之事則紹興十年七月也是時秦檜方定和議而飛鋭然以恢復自任所向有功飛之裨將楊再興則邦乂之子也單騎入陣幾殪烏珠身被數十創猶殺數十人而還一時聲勢可知矣是以郾城之役恢復之業繫焉飛之師乘勢薄朱仙與烏珠戰破汴在頃刻而檜亟罷兵詔飛赴行在而沂中劉光世錡皆以其兵南歸自是不復出師明年十二月檜遂殺飛父子而烏珠無復憂色洪皓區區蠟書雖至而中原無復餘望矣乃知文敏之

詩其為斯時而發也歟

跋朱先生荅陸先生書

按朱子年譜載陸先生與人帖云朱元晦在浙東大節殊偉劾唐與正一事尤快台人之心雖士大夫議論不免紛紜今其是非已明白江東之命出於九重特達於羣疑之中此尤可喜即書中所謂長者亦不以其力辭為過者也又按朱子荅葉公謹書云近日亦覺向來說話有大支離處反身以求正坐自已用功亦未切爾因

此減去文字工夫覺得氣象甚適又與胡季隨書云衰病如昔但覺日前用功泛濫不甚切已方與一二學者力加鞭約為克已求仁之功亦粗有得力處此兩書皆同時所書正與書中所謂病中絕學捐書却覺得身心頗相收㑹似有少進步處向來泛濫真是不濟事之語合荅其所謂泛濫正坐文字太多所以此時進學用功實至于此也然竊觀其反身以求之說克已求仁之功令學者且看孟子道性善求放心之說直截如此用功

蓋其平日問辨講明之説極詳至此而切已反求之功愈切是以於此稍却其文字之支離深憂夫詞説之泛濫一旦用力而其効之至速如此故樂為朋友言之也病中絶學捐書豈是槁木死灰心如墻壁以為功者朱子嘗歎道學問之功多尊德性之意少正謂此也噫陸先生之問傳之未久當時得力者已盡而後來失其宗而後知朱子之説先傳後倦之有次第也因見揭集賢無客氣之語有慨然於予心者故為申其説如此云

跋子昂所畫陶淵明像

陶淵明集傳于世幾千年矣臨川吴幼清先生以為其詩泊然沖澹而甘無為者安命分也慨然感發而欲有為者表志願也葢以儗諸屈大夫之辭云然楚辭得朱子發明之而陶之志悟者葢鮮又因二子而推言張子房諸葛孔明區區之心欲明君臣之大義於天下則同也留侯武侯事業可見而屈陶託諸空言而其心之明白天下萬世信之何其偉歟予甞以斯言也想見四君

子於千載之上恨不得為之執御馬㓜嘗游楚見屈大
夫像於山澤之荒祠稱其所謂憔悴枯槁者留侯像世
或傳之而畫者以太史公言其狀貌乃若婦人女子不
勝其志氣乃以意而彷彿之似否未可知也歸蜀見武
侯像衣冠良是而年代深遠傳倣疑未必盡然江鄉之
間傳寫陶公像最多往往翰墨纖弱不足以得其高風
之萬一必也誦其詩讀其書迹其遺事以求之雲漢昭
回庶或在是云耳臨川郡貳幕大梁卲宏父得吳興趙

公子昂所寫淵明像葢公之胸次知乎淵明者既深且遠而筆力又足以達其精蘊是以使人見之可敬可慕可感可嘆而不忍忘若此乃為之述贊云

田園歸來涼風吹衣窈窕崎嶇遐蹤遠徼帝鄉莫期乘化以歸哲人之思千載不違

跋張魏公與劉和州墨帖後

昔南軒先生修諸葛武侯傳以明其父之心以為無愧辭焉覯魏公與劉和州之書則亦開誠心布公道集衆

思廣忠盈之事按文林郎劉子厚著和州行狀云我先雍公以中書舍人叅贊葉公軍事立功采石時和州獻平戎十二策及防江利害三劄極為先公所重即驟用之遂能徙海陵公私之舟萬艘焚陰沙積粮三十萬金人之計失而氣沮其功葢不細矣魏公第一書葢指此乎前代之史大臣有勲勞于國家凡文武才畧之士出而佐之者不能別自立傳亦牽連得書則和州之事魏公及我先公之傳皆可附見國家列聖屢有修宋史之

詒和州子孫得上其遺事以補闕文不亦偉乎方采石之功既立國勢畧定思陵起魏公於責籍委以江淮諸軍閫之首頷相慶爭相効用其區區忠本朝之心青天白日精誠之素孚於天人者焉可誣也雖李宗趙曲之失不可掩而其功烈亦偉矣筆削者尚慎之和州之孫新隆州學正謙出此卷相示論先契於二百年之表故謹書以歸之

題臨川西原許氏族譜

許氏之譜因荆公之文而數百年間天下誦而知之許氏之世德固盛矣士大夫家豈無許氏若者哉郡邑之望子孫之傳無所遠聞者不皆有荆公之文故也然而四方之人因荆公之文而知許氏之先不如臨川之人見許氏之子孫而有以信乎荆公之言也士由文而顯文以人而行君子可不務乎

跋黄思順醫説後

傳言善養民者必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不中不遠矣

若思順保赤子於疾疢而數中焉不以誠求之而能若是乎孫先生郡之師表既亟稱之危太樸勤敏忠厚好學之士也又往從學焉則思順世學豈他人所可及哉

跋張方先生傳後

史臣書事惟戰功文學治迹則易書隱君子之為德則難言也一世猶難言之况於累世乎太史公書伯夷傳載許由之塚東漢書黄叔度傳其文雖不及於司馬而能使後世擬叔度為顔子而人信而不疑亦文章之難

事乎張先生四世有隱德歐陽公銘其墓揭公為之傳皆能發其幽潛以為有志於當世而安於不用使彼沾沾自喜急於人知得微官竊寸禄久則又以為不足𤍠中而求進視張氏不亦有愧乎此史官所以有關於世教也予友人張善式先生之從子得其家所謂讓堂之記者讀之則其退然深自抑畏通乎一族上下高曽子孫共守之則亦信其能隱矣讓不争也不争故能隱有争心則不能隱矣然隱顯有時而讓在已君子求其在

已者而已可不務乎尚彬者吾從玄教吳大宗師識之
吳公胸量寛大而擇賢甚密彬之見知非偶然也其兄
宗明為台州儒學正予未識之因善式而知其為善士
矣前史官雍虞某書

跋彭壽卿所藏先郡公手澤卷後

崇仁彭壽卿以童子將命故宋宗正寺簿思梅先生之
門公自擢高科從臨安平江建康臨川大幕府文武吏
士賓客無不納交於公者壽卿於此時治文史慎應對

聞見之廣非窮鄉陋巷草茅所能及者既内附推擇郡吏不為世俗刻薄佐江西提舉學校士友多稱之佐州縣廉無所取既老以歲月當赴選吏部得調官於朝極貧不能行待黄氏子孫不失門人之舊家居將十年有書數卷而已嗟夫廉吏果不可為歟其所藏書有欽宗在金人圍中奏報太后手書數幅讀者無不感泣又有呂惠卿一書與其私黨深怨司馬温公者讀者無不憤怒大抵意在古雅不以奇玩居貨者也此卷我先叅政

雍郡公所與之書而集與亡弟嘉魚大夫之書附焉蓋其好尚猶有無所為而為之者然亦無益於壽卿之貧也感其敬愛不忘先君之意輒書其後而歸之

題盱江傅路手卷

盱江傅路以其從父淵道所得范君德機隸書瓠山王公所為手植檜刻聖像記與公子繼學参政所為作大成詩六章王公之文雅重德機之書清勁皆足寶玩而参政書清潤完整文又宏博東郡之士未能或之先也

王公遠矣德機又不可復作繼學自海上北還頗有末
疾書亦不能如前矣淵道早歲修整客諸公間風采藴
藉與予游幾四十年始憲史為鹽官路為文送之情誼
甚古有君子之風焉文學之懿其有望於方來者乎

題蘇文忠公諸帖

臨川陳氏自雖州府君以來世有名族集之祖姑實歸
雖州家法尤整肅我先祖尚書公解組永州始寓兹邑
葢緜陳氏姑為焉依也陳氏舊多藏書更代之後散軼

罕存者從表姪宗紀以此卷來示葢其家故物而卷尾題字則雝州之子華麓先生手筆集視之為表伯父矣此卷坡書及石湖跋皆真無疑

題何氏所藏蜀郡名公書翰

故宋尚書月湖何公從子房州史君出蜀時送行詩一大軸其中有名從方從簡者崇慶太守從並從日者兵部郎官直寶文閣夔路安撫皆集從曾大父也我先郡公閒居崇仁從何氏得見此卷又按家集得曾大父滄

江提刑府君同時所賦手書以補之葢先丞相與尚書公相及於朝而尚書公鎮夔時先從曽大父嘗受其薦其契好非至此邦而然葢二百年于兹而先公所補一篇亦三十年矣俛仰今昔感涕泫然尚書裔孫元吉舉以相示留之十餘月慨念故鄉先賢聲采遼遠幾無知者欲自趙公彦訥以下稍為疏其行事爵里之一二而集目障為阻久未能書元吉從事南康遽有行色姑識此而歸之餘俟他日也

又題

仲安之子元吉以此篇及所謂二十二篇者示集葢二十二篇者皆蜀先達集欲稍疏其人爵里以遺之而此篙則崇仁之大夫士也集先大夫尚書郡侯始來崇仁而先叅政郡公内附後留此弗能去則亦樂其文獻之懿云耳而人亡世逺習俗寖失其初集欲益求此邦前人遺事輯録以示吾黨之小子此故在所徵也

題岳飛墨蹟

武寧湯盤藏其先世文林君軍中文書岳武穆王紹興元年所署也文林始以太學生上書論備禦之策崎嶇兵間以功致文林之命觀此牒知文林倡忠義擊叛潰保鄉里甚直而壯噫可以見其人心之一士氣之盛而其將又有若武穆者宜其足立國於摧敗危亡之餘也盤言武穆之死文林上書論列遂并受害文丞相嘗題其家之堂曰忠節遺墨故在而張循王劉太尉所署别為卷俯仰二百年而感慨係之矣近年集在館中將纂

修遼金宋史館中皆以遺書亡軼為說若此者可徵尚多乎哉

題曾歐二公帖

右歐陽公曾公二帖審定真蹟無疑歐陽公著書所以資僚友之考訂者謙至而周悉曾公家書所以事其兄嫂者忠愛而敦篤所謂盛代之德人文學之師表也觀者因翰墨而想像其詞氣因詞氣而涵泳其德業所得不既多乎

跋黄勉所藏醴泉銘

唐人云書貴瘦硬方通神瘦近清寒清寒則氣易弱硬則堅苦堅苦則勢易危深山道人積精鍊神滓穢日去清虛日來雖頽清羸而冲和内融所以能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歐陽所以可貴也

表

謝恩表

恩頒名瑗命以使華賜浹上尊宥之篚實荷皇明之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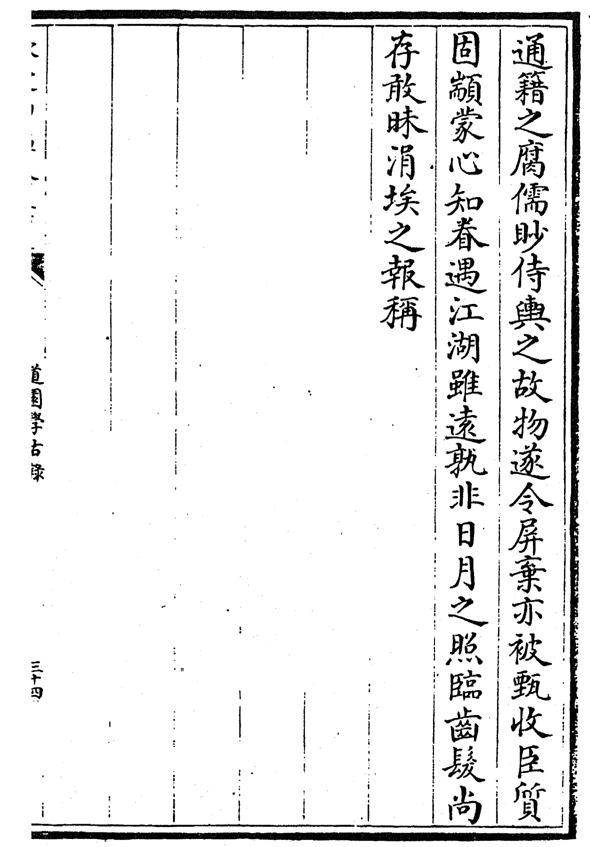
燭揆微賤以奚堪中謝伏念臣性本顓蒙學尤迂僻論思獻納昔陪顧問之羣儒奔走後先願效驅馳於今日終匪適時之器不逃過實之譏烱烱丹心每若藿葵之向日蕭蕭白髮頓驚蒲柳之先秋福過菑生病隨年至尚優容其出晝遂傴僂以循墻三徑就荒幾安身之無地九門既啓惟因夢以朝天已甘終老於山林敢望復還於臺閣當冕旒之清燕念簪履於棄遺三公明敕奏之言一札布允俞之旨重煩馹騎遠訪羇臣此葢伏遇

皇帝陛下學煥堯文聖躋湯敬繼志述事奉文母於萬
年論道經邦咨師臣以百揆民物咸躋於仁壽皇風大
底於清夷並育羣生不忘細物臣敢不力求藥石思致
涓埃宣室縱還何補聖聰之達康衢有頌深知帝力之
加

謝箋

大臣敷奏仍館職以賜環顧使至家錫宮壺而加錦恩
霑草芥光駭里閭　中謝　伏念臣昔事先朝徙因薄技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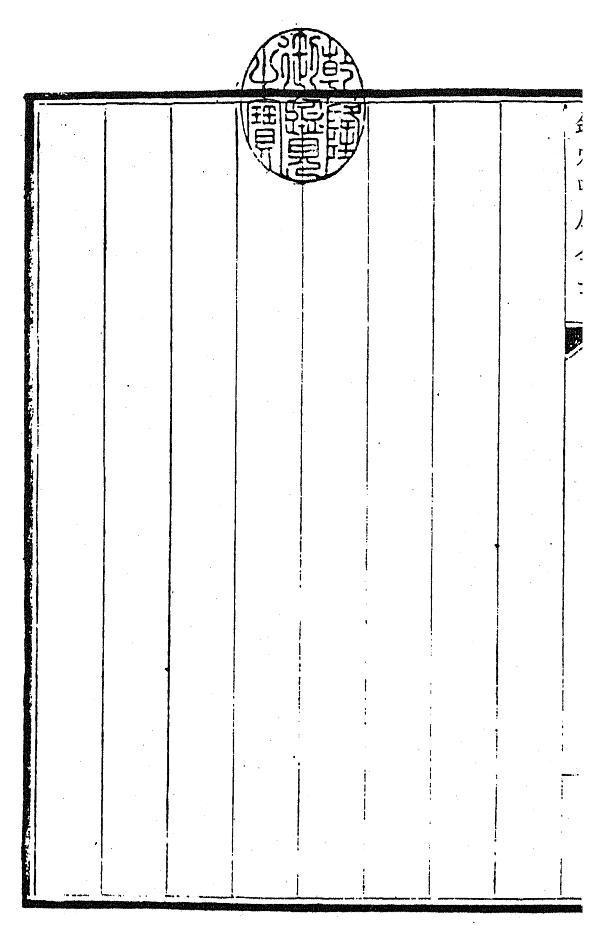
雖固陋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代逢聖明謂帝王之制坦然可舉載筆每親於黼座細書已納於石渠庶幾一代之言允作百王之法甫終青汗俄抱烏號歷嗣聖之重明陪老成之末議深慚衰謬有負使令疾疢日加不待嚴助之請告鬼神夜問尚思賈誼之名還沾溉醇醲衣被文采醴酒更設遺簪載華春陽下及於菀枯勺水實虞於盈滿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德隆扶日功厚補天憂在進賢夙贊秉文之治人惟求舊思皇訪落之勤顧



通籍之腐儒眇侍輿之故物遂令屏棄亦被甄收臣質固顓蒙心知眷遇江湖雖遠孰非日月之照臨齒髮尚存敢昧涓埃之報稱

道園學古錄卷四十

謹案卷四十第五頁前二行沃埒舊作斡羅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崇本

謄録監生臣宣祿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道園學古録卷四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六千三百六十八 集部

道園學古録卷四十一 歸田稾十五

元 虞集 撰

江西行省平章政事巴咱爾公惠政碑

國家置中書省以治内分行省以治外其官名品秩畧同所以達遠邇均勞佚參錯出入而天下萬方如指諸掌矣是故匡衛無缺則宵旰紓其憂顧豪髮有間則舉

體為之不寧藩輔之寄豈不重哉江西之為省東接閩浙西連荆蜀北逾淮汴以達于京師據嶺海之會斥交廣之境蠻服内向島夷畢朝提封數千里固東南一都會之興區而龍興則其治所也昔在至元始置省事於今六十有餘年貴人大官來治於斯者何啻十百其有大勲勞大論議以宣布德意而鎮撫其民人利澤施於一時聲名著於所部或由此而遷他鎮或自此而相朝廷豈可以一二數哉然而匱室之書民間不得以多見

歲月之久閭閻或至於遺忘此豈非著作之闕文而今昔之遺憾乎邇者龍興郡城耆老以爲金紫光禄大夫中書平章政事巴咱爾公之來長行省也恵澤深厚我民感焉以集之嘗承乏太史也來請紀述其事集曰吾聞平章公承天子之命佐丞相以分治德化者天子之盛也政令者朝廷之故也公其肯自以爲功乎且公之爲德忠厚而謙抑盛名譽以極稱述將非公之意也且集老且病矣敢辭久之耆老以告其守臣守臣不能遏

也貳守燕琦爲之啓諸藩宣之俊良度諸風紀之清峻則皆曰平章之得民心久矣閭閻之言也信士民之請也宜於是使其吏郭元善謀於臨川守臣袁說而爲之請焉乃使崇仁監邑巴圖來言曰昔唐渾瑊寧治河中連理之木生於其野野人以爲言而史臣韓愈氏爲之頌之今我伯公自中書領行省所治數十郡或安於惠而不能自知或遠於府而不能自言龍興之民以其居之近也而知之深以其感之厚也而請之切市井草野

之民所請何以異乎然而是不可辭矣乃作而言曰昔
我國家之興也寛仁弘逺豪傑畢出羣策並用時則有
若喀爾氏來拱來翼有以奇材在禁近有以經學定訏
謨烜赫光顯世載其勲令平章公揚休山立垂紳正笏
以臨其民儼然泰華之列嶽華星之在垣也執事東朝
温恭有恪佐政省闥寛裕有容其分政而來也歛妙用
於無為而細民之信之也愈深著成效而不宰而君子
之望之也益重乃仍改至元之二年冦起南海人用震

驚適公始至調度有方恩意旁達兵不告勞民不告病
信惠所及朞月討平於是衆庶樂業年穀屢豐儲備有
恒運輸無闕所部善治姦慝不作乃若門隷使令不以
政事干官府賈市服食不以二價虐小民用人則盡同
列之情而不專議事則廣忠益之言而不惑五年十二
月城西灾公親率有司救之登城望拜即反風火息其
感動之神又如此明日出私財為糜以賑失火家不足
出府庾之羸餘以給之民又大悦然則是不可以不書

已乃使復其耆老曰昔唐韋丹之治茲郡也去之數十年時王觀諸舊典始詔有所紀述以慰其吏民之心仁者之惠雖久遠而不能忘也而又何亟乎耆老曰吾儕小人朝不及夕願有紀述以傳見於將来矣乃為次第其說采其歌頌而載之庶乎觀風者有取焉其詞曰

於穆聖皇顧諟南服遴於近臣往長藩牧南服乃疆奠于湖江作鎮豫章臨制海邦百城来總相臣攸理公来

匪亟赤舃几几盜在海壖勞我師干宣威孔時不動色

言執訊獲醜以歸司寇丞轄賔佐定功入奏波塵不驚風雨時來載瞻我民休休以懐遠人鄙夫啓處食息孰知功能貽我帝則顒顒卬卬如圭如璋春日載陽衮衣繡裳既安既久成績不有曰惟天子上公所保民不我欺自我不欺吏不我違自我不違嗟彼耆耋孰知君子知其所知平易樂豈載歌載謡恵及我私毋以公歸天子棻之

建寧路崇安縣尹鄒君去思之碑

高唐鄒君巴延從吉父之尹崇安也去官已三年邑之
君子庶人耆老與在邑在野之民若僧道之流咸有遺
愛之意願伐石以紀其政來徵文以刻之得其邑人文
書述郡守中大夫按達拉列實跡以上諸帥府憲司者
及前進士三寶努邑士彭炳所為序兼取於學校閭里
之言而觀之未嘗不三誦而三歎也夫德澤之在人心
傳之於久遠者非言無以宣智慮之精微見諸行事者
非文無以達因一法之善著一時之利尚可使後來推

見以成其餘況乎除郡邑通弊之積立經久之法守而行之可以百世推之州里可以通行不出於欺世干譽而真使民不忘者其可以無記載乎崇安之為邑區別其土田名之曰都者五十田賦之多寡略相等也自民產之無制大家之田連跨數都總為一家以受役升合之賦力不能出其鄉則受役無時而休也五十都之田上送官者為糧六千石其巨室以五十餘家兼五千石而有餘其細民以餘家合千石而不足而賦役者常以

四百之細民配之五十之大家貧者一日當役而家已破是以三年六次預定之役常紛然不寧而民病甚矣君之来也取其都之田而分計之受役之田不出其都有一石之田者當一石之役𠒋一斗之田者當一斗之差均齊方正較若畫一田多者受數都之役而不可辭田少者稱其所出而無倖免而中下無告之民庶乎其小康矣郡守善之命盡致其法於諸屬邑而推行之而建寧賦役之均是為四方最嗟夫遠方之民貧者不能

自活而等死之念生無幷而莫之制者驕狠以生變一激於貪暴之吏而生無涯之禍者耳目之所及可知也孰能如君為法於其疆又放諸旁邑既有成效如此使盡施之當世民有不被其澤者乎昔趙清獻公之治此邑也鑿溝洫以興水利溉民田數千畝去之四百年溝湮而田荒莫有過而問焉者公修長溝十里繞楓樹坡疊石以為固陂當大溪之衝水溢則隄易敗君又鑿石山數十丈疏渠以分其勢而溝視趙公之遺跡無復餘

患矣邑多山田而歳易旱君以其公田之租修平糴之法而民從之致粟且千石而不以其道至者雖效之百石弗受也明年以時糴之民忘其憂頗得其息若干會盜起海上軍興所過郡邑騷動有不忍言者其出入君之境也相告勿敢有所犯而君為茇舍資糧扉屨酒胾醫藥迎勞將送取具於平糴之餘息而民不知擾是以鄰郡若信若鉛山之民以飢散去而自歸於君者數百家咸受而授之業荒閒之濵幾無寸土之不闢期以三

年之復而新舊之民交相友助而無嫌焉此其為治之大畧也國家立鈔法以通天下之利幾百年矣朝廷憂其久而有弊思所以救之以其籌之者莫不詳且盡而山谷之民愚不知法獷而狃利偽造者滋多亦四方之通患也君之未至崇安也民有阻險以為奸祗利刃以非逮大張聲勢以恐公私莫之勝者或反為之用不測之憂幾在旦夕葢六七年矣君簡弓兵夜出其不意以捕之執為偽者數人得其鈔數百定論如法餘黨散去

盡壞其巢穴而一境偽造之風息焉而他境偽濫事覺吏人因為奸利輒疏富者而索之良善至不得休息君察其誣妄不輕追遣安慶得偽造者遣卒械其賊至崇安求所識而執之賊與卒謀盛服帶兵馳馬率吏望風入人家淫虐並作莫敢誰何君亟捕之得其狀執拘以歸諸安慶自是偽濫之連逮無至崇安者其民稍奠枕矣連氏母告其子出不反衆以無明驗却之君受而察之踰月得屍於山中則其兄某殺之也僧不文引黃貴

清告保安僧殺其兄者君鞫之執不文得汝殺人而誣他人乎黄之兄果為不文所殺而更誣保安以奪其寺且以脱已也童德誣告呂十二殺其兄君偶以他事上府他官不察其誣下呂獄君歸而理出之坐誣告者人服其神明遠方之俗部使者行郡則什百為羣相率以訐官吏虚實蓋未辨也部使者之崇安無一人言縣政不便者適朝廷有重使道過邑部使者告之曰此邑鄒令政甚善已為文書薦之使臣至朝廷幸詳言之使者

曰吾已審知之不待君之言也福州郡大而事繁獄訟不治帥府憲司檄君權推官多所申理崇安人詣大府乞歸君於邑者千百不止遂遣歸君崇安君以某年某月某日上某年某月某日受代在任之歲月與衆人同而所立卓卓如此亦難矣哉明年朝廷以例遣官遷調閩海守令以下於是行省帥府監察御史憲司咸舉君之能時漳州寇始平郡邑未安葺署君為郡判官以綏撫經理之所謂極當時之選者矣君之入仕也嘗直禁衛

歲久得官故御史中丞濟南張公養浩以大儒敭歷臺
省寛大嚴正英宗時嘗極諫放燈事時人比之蘇子瞻
泰定中七徵不起天歷初陝西大旱民相食郡縣為空
起公為西行臺中丞拯其民如赴水火見飢者哀之至
於痛哭旋以捐館陝人至于今思慕之君嘗得牧民忠
告之書於公焉蓋其所受教者深矣其同官主簿珍巴
與君居未久而先去及調安溪監縣以君之行事為師
法而其邑亦告治所謂朝廷舉一而勸百則才賢君子

之效將徧乎天下沛乎國家之福哉乃為取其民之所頌言而次第之俾得以詠歌而不遺於方來也其詞曰
倀倀我民孰父母予咢矣富人窶貧已痡歸視其家朝不謀夕歎盈倍蓰慼慼同役君來顧斯以均以平出無
華車食不鑿精分田畫里多寡小大隨量以供有正無害事上敬共無言不孚從容教言孰侮孰誣蒭蕘有詢
寬來虛受先民之勞或飫之酒姦軌沮藏外絶不虞析
因隩夷養恬舒舒窮山深原樞牖戢戢征呼之卒無所

隤突匹夫匹婦飯黍豆羹先祝而嘗蘄君久生君有王
命傷殘往撫不惠我私控告無所孰沃而嬉謹畏自持
孰勞而疲亦無倖遺黍稌盈疇羊牛多碩以享以食繄
君之錫老者日衰壯者日興君之所成民得以稱山有
松栢野有豐草雨露之濡君子壽考天子命吏臨方蒞
州視君之為莫不具脩

崇仁縣顯應廟沖惠侯故漢欒君之碑

崇仁縣治南望七十里有山焉廣大高厚嶷然其前其

顛峻而並銑能出雲雨蓄神明凡水旱災害之禱無不
通焉蓋巴之望而吏民之所依也謂之巴山後易稱相
山巴山者相傳云東漢書欒巴字叔元魏郡内黄人而
神仙傳云蜀成都人史稱巴好道順帝時給事掖廷仕
至黄門令性質直學覽經典雖在中禁不與諸常侍交
擢拜郎中遷桂陽太守始為桂人定婚姻喪紀之禮興
立學校以獎進之雖幹吏卑末皆課令習讀程試殿最
隨能陞授七年乞骸骨用李固薦拜議郎守光禄大夫

與杜喬周舉等八人廵行州郡巴使徐州還遷豫章太守郡土多山川鬼怪細民嘗破貲産以祈禱巴素有道術能役鬼神乃悉毁壞旁祀翦理姦巫於是妖異自消百姓始頗為懼終皆安之是時方分豫章郡東地置臨汝縣則今撫州之境也而相傳以為巴治妖民嘗至此故民閭思之不忘以巴之名名兹山云其後嘗置巴山郡在縣西南四十里遺跡猶有可考而縣西門曰巴陵閭巴山至縣所從入也則山果以巴得名久矣巴後遷

沛相徽拜尚書順帝之葬有司多毀民間墓巴上書切責禁錮還家二十餘年用竇武陳蕃薦徵拜議郎蕃武之禍以黨謫為永昌太守辭病不行上書理蕃武寃下廷尉自殺而相傳巴有墓在山下而立祠焉令為廣教僧寺而山顛并祠南昌尉梅子真與叔元而唐鄭棨二道士配之葢出近世云故宋紹興二十六年有宣教郎知縣事鄭圉孫懋為令以告民曰周人以諱事神而名不以山川名山曰巴懼民久以為未安也洞庭有山以

洞庭君之所居而謂之君山欒君自豫章爲沛相獨不可謂之相山乎乃酌酒以告神而神怳惚之於民而民從遂更名相山矣咸淳元年縣寓公朝奉大夫知邵武軍事師得遇等言於朝曰縣有漢光禄大夫欒豫章之神祠墓存焉其神名在史册守郡有功立朝有節訟陳竇之冤竟以身殉風節凜然可以謂之神明者矣吏民禱祈必應而淫巫瞽史名稱鄙野非敎民事神之道按祀典崇寧三年賜東明縣栢梁橋欒巴廟曰顯應廟大

觀四年封巴為冲惠侯顯應廟矣其山顛之祠與梅子真同命得賜妙濟靈純其人之號者則用道家之言也欒君生時靈異甚著人人能道之而斯邑之民有求輒禱有禱輒應千百年以来殆不勝紀而圖志無古文字金石可徵攷而邑民飲食必祝則不誣也國朝大德丁未予留斯邑是年大旱八月旦迎神至縣治大雨連夜嘗識其事于廟中已而廟燬予文亡焉後三十四年為至元庚辰之歲其旱尤甚苗有未入土者民甚惶懼乃

四月三日也承直郎達魯噶齊鄄城巴圖齋肅民望遣其簿將仕佐郎豫章舒文琰疾馳詣廟迎神像至縣以禱拜跽未終瓣燎方熾而林風四起陰雲以興簿至祠下悃愊之詞方伸要迎之具未起震雷已作於門廡駿奔不及於焱馳巴圖率其屬奉迎於西郊祝史未及成禮而沛澤滂沱衣冠盡濕隨至邑治雨連三日夜乃止四境以霑足告大家細民具牲胾醪酒大享相繼神之冠服輿帳旌旆煒煌一新不待勸而自至乃命典史豫

童胡天祥伐石於城北使教諭新城朱禮速予文以傳之予曰諾又使税副濟南魏淵奉神像還祠所過旄倪留戀欣感淵乃周覽祠墓之舊迹適山川之竒偉而歸告得神之情焉既而五月又不雨徧禱羣望神在禱中是年會府及郡禱皆苦而縣六月三日雨十二日雨而旬日之間雲雷並興四郊在望者或十里數十里或百里或一日或二日或一時隨地而足稽諸旁近最為沾渥焉是時巳圖悉力禱祈以為巳任齋戒㷀旬而不間

嚴屠宰之禁厲不虔之俗家有疾苦而不顧身受勞苦

而不辭忠翊校尉縣丞繒山張榮與簿及典史實協心

焉必得雨而後止為吏者其憂民如此其必有以鑒其

誠者乎天祥以石具告乃序其事而傳之為迎享神詞

曰

有敦維崇其阻九陵時翕時舒與雲俱興降丘作神朱

紱赤舄尚書邦君司命司直自古在昔于我故懷代識

其来嘗與雨偕公宇斯寫私宇斯潔神君假思無怒伊

悅高山峻嚴孚與褕裡褕裡不違俯依我人我人何有
有尊有俎黍稷既阜酒醴惟醹捭豚為羞有定有美神
來顧歆百物之精神昔故鄉父老燕娛千載在斯不辭
無起乃大乃神碩彥乃生為嘉為喬為棟為楹為美為
英寶藏興殖無有遠邇來被來澤仰其虛矣穹窿休明
就其興矣流動滿盈時有序代神不可極曾孫孫子有
祀無斁

昭毅大將軍平江路總管府達魯噶齊兼管內勸

農事輝圖公墓碑

元故昭毅大將軍平江路總管府達嚕噶齊輝圖公唐古氏別名世雄世居濮州鄄城縣占籍噶達蘇和尼齊萬戶之軍以某年某月某日未上平江而卒得年若干歲其孫奉喪以歸祔而葬諸鄄城縣李康保柳行村先塋之次去鄄城四十里國家之制秩三品有功德可稱者得請謚以未及請謚墓碑未立若干年矣其第五子巴圖監邑撫之宗仁予自國史歸老僑居其野巴圖之

在太常以奉印為職事嘗見予於朝而其季弟華善自其兄裕勒通所來曰是不可失也宜亟請焉於是使華善覃思追憶得其遺事以告邑教諭鄉貢進士朱禮邑之隱君子陳德仁述狀來求銘予按其事有可以風動于時者故為之書其大父琳沁嘗為明威將軍山東道宣慰司副都元帥世祖皇帝初山東內附而弗靖久勞王師甫定之事既平列于帥府者非才勇親信弗及也既殁而子鄂允襲其職以才能選授大都西北關廂巡捕

之事有盜萬壽山廣寒殿御器金者獲之稱旨授武畧將軍同知松江府事溧陽知州汀州總管又同知邵武路事披荆棘立官府有德政之碑轉懷遠大將軍德慶府總管而歿生九子平江公其嫡長也以廕讓其弟沙卜珠從弟多羅岱為京畿廣衍倉使及中更大亂公賣其鄉之樓居以代之償久之又憂羣弟之無室也買舊産之沒于官者為劵以付之俾安於自養又資多羅岱使干祿焉始從事浙西帥府攝清流武平二縣之長新行

至元銀鈔法署進義副尉濮州平準行用庫提領至元二十七年例革除興國路大治縣達嚕噶齊以治辦稱遷保義副尉安豐路懷遠縣兼領蒙城懷遠秋夏之稅蒙城有濁流北行人弗遜于常邑人歸罪於水公以私錢買地溝而順之祠神之信於民者而為之誓俗以變焉鎮南王出征道出其境館舍供帳之具事備而民弗擾王善之解所御衣服弓矢以賜遷忠翊校尉相因倉監支納倉糧九萬石出内惟謹陞嘉興等處運糧千戶

服紫衣佩金符矣居八年改昭信校尉温台等處運糧千户延祐元年就任陞武德將軍海道都漕運萬户府副萬户親運米貳百七十萬還顯武將軍海道都漕運萬户佩雙珠虎符前後九度海而海運之事無所不周知矣初世祖皇帝取東南之粟以實京師以航海為便常苦舟不知道並海行虞險失道昊人朱張二氏出入海道甚習歲擇便利帥其私屬子弟駕海舟遠山即深以行風水甚便以數千百浮數寸之木冒不測之淵以

進重利厚爵以募之其卒也致粟京師歲凡三四百萬斛矣朱張二氏得罪更用其人不習其事則多誤焉而公以久於其官遂進治其府而其政有可書者一曰運舟募諸瀕海之家民苦之而貧者常以舟壞誤事公請預以運費借之使買木以葺舟於是增舟之多可運一百萬斛二曰海舟受雇者直甚厚而無賴之人得錢即縻於飲博及期寧受責於無可奈何公為之封識時其當用而給之事無闕失三曰舟行海中愚無知者竊所

載以肆欲舟至直沽遺失無所從補公為法運官船主
庾卒水工碇手之屬得相收伺連坐其弊遂革四曰糧
之登舟自温台上至福建凡二十餘處皆取客舟載之
至浙西復還浙東入海公請移粟慶元海舟受之自烈
港入海無反覆之苦五曰温台運舟水脚之費歲於浙
省關撥而散之運糧千户之所治運者各於所治受鈔
復還温台登舟往復不便公請悉留錢温台舟人受訖
以行六曰舟行風水遲疾不齊舊例至直沽以次受之

而先至食盡久不得去公請于朝至則受之民以為便七曰運舟之回恐有所掠買不法之物樞密差官兼察之比舟出海口搜閱者因為奸利雖無所有猶誣執榜掠空其囊篋多不能歸公請禁止之八曰海運之舟衆數十萬薪爨之用取諸水濱道經河間監司牽以鹽草為辭而執掠之無所得爨公請正鹽草之界得取其短小於鉤斷之外不預鹽草者九曰運舟冒險以出常賴禱祠以安人心若所謂天妃海神水仙等祠凡十餘處

朝廷給牲牢醮祭之費歲為中統鈔百定而實不給也公請假官木千封以貸人收子錢以供其事罷官給之費而歲事豐備舟行以成山為望常苦霧起不見而冐行以敗公請立置成山祠以禱朝廷從之十日舟至直沽則京師之人為肆沽賣官收其課甚夥後以爭鬬絶舟人之登岸而公私大失其利公為嚴約束聽民得飲食于市而爭鬬者悉與有司辨直曲立斷之凡此者皆海運要務故備書之使觀者有攷焉有實喇卜珠卜丹

者與公常同為千户公以都萬户至京師而其人猶舊職也公白于朝堂曰某實知斯人之才能而久於其職可念也薦以自代時宰然之而公以懷遠大將軍為郴州路達嚕噶齊矣秩滿改除昭毅大將軍平江路達嚕噶齊公任海漕官於平江之日久周知其民事達於利害情偽之故其民望之而公亦期有以自見而遽以即世不亦惜哉嗟夫海運之實京師祖宗萬世之長策也然而東南之民力竭焉頻歳浙西水旱廪不充數江淮

上流三省數十郡州縣之吏斗升之民終歲勤動越江
歷湖以助其不足而爭鬬勿戢又有深可慮者則有大
夫君子之所不能忘其憂者也巴圖之治崇仁官不十
日即以轉輸在行至集慶水洋率民舟以待而海人頗
横不測或見巴圖於沙際而識之驚曰此吾萬户之子
也相率羅拜更相告而衛之而所部得無失然則公之
遺愛在人可知矣而其用不大究於時惜哉公之夫人
朱氏周氏皆封陳臺夫人子九人長哈喇承事郎兖州

路同知托克托特穆爾東平等處民戶摠管裕勒通承直郎平江路長洲縣達嚕噶齊拜特穆爾未仕巴圖承直郎撫州路崇仁縣達嚕噶齊鼐滿台早世華善安圖趙安皆未仕女五人孫男二十人女十一人銘曰

皇有中州東多輿區維鄄之城沛其来居自公之先克順克類起家明威以貳東帥侃侃譙侯政在刻詞有子五人出處各宜公實孝友亦有九子身服官政職勞不弛淮江越閩皆長其民練習既優百為是親相彼東南

稼穡豐茂京坻有容歲廣其受航海以東千萬其儲九涉鯨波無少不虞去之幾年人見其子泣涕感慕是孰之使長洲告能崇仁公嚴先世其家斯人來瞻俾書貞珉以告來裔太常徵焉行錫節惠

元故累贈集賢直學士亞中大夫追封魏郡侯張公神道碑銘

宜春太守張熈祖告於前太史虞集曰昔先君棄孤子於延祐己未十一月二十七日年六十有八官為大夫

階奉訓爵為男所封縣曰玉山勲曰飛騎尉明年二月壬申葬諸信州路貴溪縣長山之里其鄉也子為我志而銘之既納諸幽矣後十二年為天順年蒙恩奉被制書位為大夫階亞忠直集賢為學士爵為侯所封曰魏郡先世之賜履也勲為輕車都尉階三品於法當樹表於神道子為我序而文之以刻諸石集與宜春有同朝之好不敢固辭其序曰世祖皇帝克有江南故開府儀同三司特進上卿知集賢院事贈輔成贊化保運神德

真君張公留孫以老子之道日見尊禮非有宿衛之勞而常在帷幄非有輔相之位而常與國論有賔師之貴而無職守之責居富貴之極而不易慈儉之素歷仕累朝垂四十年為朝廷宫掖中外所尊敬於是贈曾祖宏綱集賢大學士光禄大夫柱國魏國公謚安惠祖粹夫金紫光禄大夫司徒上柱國魏國公謚康穆父九德太中大夫同知江東道宣慰司事累贈開府儀同三司大司徒上柱國魏國公謚文簡官位勲爵皆一品推封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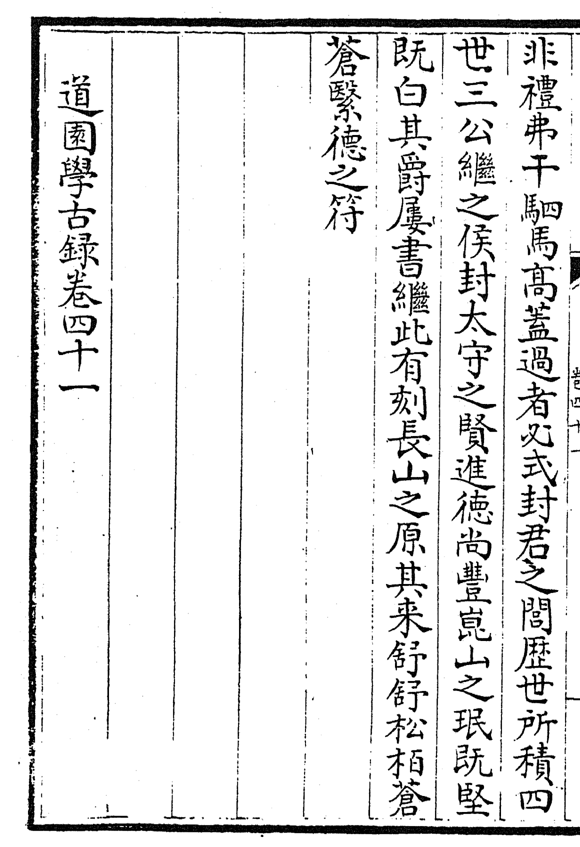
開府矣開府有第二人公其季也諱廣孫字師成當開府盛時天子卜相則問皇子則問馬大臣進退則問馬高爵膴仕其所推薦者言無不酬布在中外郡侯於此時引道家之言以太盛為忌退然守朴利欲之念不萌于胸中而開府曰不可使魏國世家無傳以報國之厚恩也乃以其子熙祖見成宗皇帝於便殿得備宿衛未幾丞利用監司直於翰林僉中政院事而公有王山之封矣丐外便養倅衢及澧進拜宣城守而有魏郡

之封矣歷盱宜春三為二千石皆有惠政而母魏郡太夫人以高年受康寧之養宗族親戚鄉黨稱焉有子三人孫五人伐石為表於公墓則其年某月某日也其銘

詩曰

昔韓文成韓相之孫帷幄運籌身退名存歆拜太守太山之側徙由河南清河是宅閭望之隆著於清河本支扶疎子孫衆多文瓘相唐表著于史有孫刺杭來南之始其後散處于饒于歙盱之石筍大族之別上磜瀉溪

貴溪之原衣冠蟬聯歷宋至元世有令德亦或為士隱
不至伏顯不至異乃生安惠抱道隱居太山高原福慶
之儲肆及康穆源深本固積而未發匪躬之故惟文簡
公德懋以淳懇款鄉黨渾渾里門開府在朝天子有錫
起家别駕以佐邦國于藩于宣政成無言乃開魏國三
世以傳開府真君名動海宇道德之言治化攸除難弟
郡侯退焉林丘嘉德孔脩不競不逑觀稼于田觀學于
塾禮讓是敎弟子是淑孰飢我食孰危我安桑梓敬恭



非禮弗干駟馬高蓋過者必式封君之閭歷世所積四世三公繼之侯封太守之賢進德尚豐崑山之珉既堅既白其爵屢書繼此有刻長山之原其来舒舒松栢蒼蒼緊德之符

道園學古録卷四十一